

抗戰建國小叢書

編主 聖蒙童 達公楊 中湖葉 展公潘

抗戰與邦會

著編 伯晉王



七

獨立出版社印行

卷頭語

翻開中國近今史上，如民族革命運動，對土匪的自衛運動，對官府對地主的反抗運動，勞動的組合運動，以及當作發洩某種社會不平或復興運動等等，幫會都曾盛大活躍的參加；不過其活動乃隨着時代不同而變更其形態而已。

中山先生運用中國此種寶貴的祕密組織參加，革命，終於推翻滿清，幫會有助於我們中國革命史的一頁，是隨着革命的流傳而留芳不朽的。

際此偉大而壯烈抗戰的時代裏，南北各地相繼失陷的區域，衣冠淪陷，文物蕩然，魑魅憧憧，白晝食人，翹首陷區，不勝憤慨！爲了最後勝利在我而在長期抗戰的過程中，則對此民間武力的幫會，極應有正確的估價，課以目前所能荷負新時代的任務。促其政治自覺，改善素質：教學做合一，衛治養並重——即軍事自衛，地方自治，經濟

自養，自發地接受時代的洗禮，來整個的參加此番偉大的民族光榮鬥爭，敵來時游擊，敵去時生產，必要時，補充正規軍隊，把寇賊趕出中國，把寇賊趕到太平洋的洪濤裏去。

作者對於幫會，曾經涉獵一些，在平津，也曾相當的下過一番工作，已有涓埃之成。自平津淪陷後，被迫離平，所有基礎，也被飛機大砲燬滅殆盡，思之慨然！觸動舊感，爰寫此篇，以貢獻於當局，並喚起國人的重視，把以前一般人對它懷疑，蔑視，甚至神話渲染的心理改變過來，對它有一個新的認識，繼之以訓練他們，組織他們，動員他們，參加革命；這是作者馨香默禱，並且希望獲得一個完滿的成

功。

著者 二七，八。

抗戰與幫會

目次

一	前言	1
二	從革命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幫會	3
	1 幫會的界義	3
	2 會的發生與衍變	4
	3 幫的濫觴與演變	6
	4 中山先生如何運用幫會	9
三	敵寇對於幫會所下工作的例舉	10
四	幫會綱領的確定	14
	1 針對着現階段民族抗戰所應有的任務	15
	2 抗戰與幫會羣衆的生活基礎的關係	20
五	幫會組織的改造	27

八	1 加強組織的民主性	30
	2 訓練的注重	33
	3 紀律的建立	36
	開展幫會工作的途徑	38
六	1 掌握首領或頭目	40
	2 生活打成一片	41
	3 形成幹部力量	43
	4 把幫會份子吸收到各種職業團體	43
七	怎樣注意幫會固有的特點	45
	1 原旨之喚醒與強調	45
	2 優點之保持與發揚	46
	3 弱點之克服與擯棄	47
八	結論	52

一 前言

本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社正陽關電略云：

「我皖北一帶紅槍會此次協同軍隊實行抗戰，甚著功績；敵軍對之極爲畏懼，常呼以鐵人。二十四晚，我紅槍會某隊隊長顧長海曾率隊百餘人，將定遠西能仁寺之敵三十餘人包圍痛擊，突被敵大隊援軍在外包圍，當時顧極鎮定，將包圍之敵一一斬盡，然後對衆曰：我不能受辱於敵，望汝等好自爲之。言竟乃以刀刺胸自戕，隊員見隊長視死如歸，極爲感奮，遂卽奮勇向敵衝去，結果敵又被斃五十餘人，我紅槍會傷亡三十餘人。」

「淮河北岸桃園張莊一帶，現由宿縣自動開來三元會八百餘人，首領爲一女子，名孫小老催。所部均係紅槍，並各佩長二尺之利刃，預備向某處之敵攻擊。」

由上看來，敵人在戰區裏面，好多實力被犧牲，他們是盡了很多

的力量。在今日抗戰的前提下，我們對它應有一個正確的估價。

我們大胆的說，抗戰已十餘月，但民衆大部份還沒有動員。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的恥辱，過去的民運是失敗了。此刻我們不必管它，不過在抗戰期中，我們如果還是照這種失敗的方式繼續下去，對於抗戰前途，將有很大影響，此種組織問題容待以後討論。現在我提出這一個特殊的組織，爲適應抗戰需要，而臨時結成的戰時組織，它有着軍事性質的，就是游擊隊。游擊隊的效力是很大，常用少數的人，用簡單的武器，打敗敵人，我們無疑是個弱小民族，軍事武器當然比不上敵人，所以我們只有運用游擊戰爭，有時化零爲整，有時化整爲零，使敵人疲於奔命，現在我主張運用各地幫會等體系，組織游擊隊，這些幫會的組織十分嚴密，却大部有些軍事知識，以這些爲核心，再漸漸普遍於一般民衆，祇要領導得當，倒是一支抗敵勁軍。關於民間幫會，有不少的人懷疑它，蔑視它，同時也有人重視它，甚至神話渲染它，因此我們在抗戰的過程中，確應對它有一個新的估價。

縱觀中國近今史上如民族革命運動，對土匪的自衛運動，對官府的反抗運動，勞働組合運動，以及當作發洩某種社會不平或復興運動等等，幫會都曾盛大活躍的參加，不過其活動乃隨着時代的不同而變更其形態而已。

二 從革命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幫會

1 幫會的界義

幫會的名稱，在社會的一般人知道沒有多大區別而很混淆的。其實，相同之點固然很多，而其異點也是不少。如「安清會」本質爲青幫，又有人說是紅幫。社名「安慶道友會」，在皖北的懷縣與泗縣又名「安清幫」。

「哥老會」是具有青紅幫相似的性質。「龍華會」原是青紅幫的聯合，在名稱上是很混淆，於實質上二者不同。據作者觀察研究所得，「會」是偏於宗教的祕密結社。「幫」是偏重俠義的祕密組織。此就大

體的界義。像「三合會」是兩種揉合組織，受道教和佛教影響兼具宗教和俠義的意味。「會」的結合是藉宗教的神祕性來固結人心，以反抗異族壓迫而反動的一個集團。「幫」的起因，雖然與「會」不同，可是後來也走向民族鬥爭的這條道路。

2 會的發生與衍變

「會」發源於白蓮教，係出於佛教的白蓮宗。其後各朝代的，都可以說是它的支流，名稱龐雜，系統不清，宋末白蓮教鼻祖段永，見宋室凌夷，金人入室，率其黨徒，授以拳法，陝晉黨徒爲宋室盡很大的力。元武宗時，白蓮教主韓山童奮起江淮，教弟子鎗刀拳棒，與綠林黨徒相結，大起紅巾軍十萬，與元相抗，韓雖被捕殺，而他的黨徒已揚教於各地，仍舉兵相犯。滿人入主，黨徒本着先前的宗旨，繼續奮鬥，應着當時環境而又勃發了。康熙二年，四川峨嵋山馮成領導二萬黨徒稱兵。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安徽人劉子清在民間購得一孩，僞稱明室後裔而稱帝，在荊州舉兵。嘉慶五年劉被捕殺，餘黨又在荊

州及襄陽起事，同時川陝各省黨徒蠶起，西部各省大亂約有七八年之久。嘉慶七八年間河南教主李文成和山東的天理教主林清共謀舉事。林清勾通宮中太監，遣弟子入宮謀刺，事洩失敗。

海禁洞開，尾隨着帝國主義勢力的侵略，具有民族意義的白蓮教轉移它的素質了。光緒二十三年，白蓮教演變的兗州大刀會，憤清政府外交的失敗和耶教徒的橫行，乃焚德教堂並殺害傳教師，膠州灣即被佔領。接着小刀會因憤大刀會頭目之被刑與德國之橫暴，致書德國軍營，約期與戰，因清政府之鎮壓寢事，最後義和團之勃興，終於演成庚子年的亂子。由上看來，固然由於教育水準的低下，政治指導的缺乏以及軍事組織的鬆弛，差不多一貫地走着失敗的路子，甚至於鬧了些很大的歷史上錯誤，貽當時及後人的荷負。但是，就反抗異族壓迫這一點來說，是值得吾人樂道的。其後由帝國主義侵略的日益深刻化，以及伴隨而來的政治失軌與軍閥橫行，使農村經濟破產，都市畸形發展，而產生出來的無業游民，變成軍閥內戰的工具的兵士，再由

流民和兵丁變成土匪，輾轉循環，互爲因果，官府和駐軍無剿滅之心，且無剿滅之勇氣，坐視匪勢橫行，甚或借匪以自重，壓迫人民，較匪尤烈，官吏軍隊不足賴，生命財產無保障，那些赤手空拳的還未破產還未失業的小地主佃農，以及僱農等，終於借賴宗教而變質的此種結社，以求自衛之道，這便是多匪的山東與河南所盛行的這類組織的原因了。如山東有大刀會，小刀會，紅紗會，黃紗會，紅纓會，白纓會，天理會，八卦教，劉義會，紅燈罩以及襲用原名的白蓮教等，可爲例證。

3 幫的濫觴與演變

幫的形成，是受了中國社會上所流行的兩部小說——三國志水滸傳的影響。三國演義中的桃園結義和水滸傳中的梁山泊聚義。是幫的規範，許多俠義的祕密結社，都以桃園結義的盟誓和梁山泊聚義的盟約作爲準繩而製造出幫的規則與幫約。幫一般人都知道有青幫紅幫之分，不過，此爲以後之事。其起源還是先從「哥老會」說起；哥老會又

名哥弟會，在乾隆年間創立，以湘浙作爲中心，延及長江一帶，其目的是扶明滅清，且具有激烈的排外思潮。有人說它是承續明末遺民顧亭林黃宗羲等復明運動而發生的。同治時士兵多加入哥老會的湘軍與淮軍，撤營後，艱於衣食，於是以掠劫不義爲宗旨。相傳李鴻章回北京時，曾吃了退伍湘軍一次大虧。次爲散在珠江流域的「三合會」。三合會又名天地會、三點會及洪門會。他如清水會，七首會，雙刀會都是它的支派。如前所說，受佛教道教的影響，亦具有強烈的反清的色彩。在乾隆五十二年時，卽有活動。其活動區域爲中國南部，從台灣、兩廣、江西、福建等省而及於馬來暨南洋諸島暹羅印度以及海外——在海外的名致公堂。

幫有兩種：一、青幫，二、紅幫。說到青幫，創始於嘉慶十年左右，其創立者爲湖南人陳園。創立時，其中有一部天地會亦加入，亦以打倒滿清爲目的，以結幫爲清廷運糧爲手段，藉運糧名義，往來南北，結交四方豪傑。清廷糧食在他們手裏，可不用一兵，不折一矢，

圖謀推翻清廷的大舉。因政治教育不夠，後來陳園以三四千人在湖南舉事，畢竟失敗。不過就勞働組合一點說是成功的。創立不十年，直魯皖蘇湘浙等省黨徒號有六十萬，水陸方面其勢力亦極浩大，至今依然蕃衍，有基爾特社會主義組織之稱。因太平軍起，運河交通梗塞，清廷改由海道運糧，他們多散而爲匪，其中林鈞所率領的一千五百餘人，隨着會國藩打平太平軍，頗著功績。原來結幫倒滿的意義，因利祿熏心而竟忘懷了。這自然由於政治教養的不夠，後來因一部人因軍紀太壞終破散了。林鈞這一部分人解散後，入雙龍山仿梁山泊故事，結拜異姓兄弟，成立「紅幫」。「紅幫」一作「洪幫」，怕還是由於「洪門會」衍變而來。按洪秀全起義時，洪門會多來相應。洪門，傳由朱洪武或由康熙時起義的朱洪祝而得此稱號。紅幫剛成立時，四方綠林豪傑，爭先恐後趨附，黨徒竟達萬餘人。於太平軍平定的咸豐末年，會國藩以三倍之兵力圍攻雙龍山二月。攻陷後，黨衆四散天下，各自營生。林鈞死後，其徒蔡標等重訂幫規，再整旗鼓，集直魯交界之某

處，推盛春山爲山主。嗣後，紅幫於各省繼續創立分幫，爲數又達數百。光緒四年左宗棠開山自爲大龍頭，運用哥老會平定新疆陝甘之回亂。此爲左氏爲着個人一己的功名而運用幫成功了。

4 中山先生如何運用幫會

幫與會的本質及源起，現在既然明曉，歷史早已給予吾人以肯定的滿意的答復了。現在且看中山先生當年怎樣運用幫會，改造幫會，以參加革命，以推翻滿清的史實。中山先生以哥老會於光緒十七年密謀倒清敗露，黨徒多遭殺戮，於光緒二十三年冬，結納其頭目，在長江某埠組織英雄會。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哥老會七頭目到香港謁見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令與三合會頭目會見，使與合作，並使合併於興中會。中國俠義的祕密結社，至此輸入了真正的革命思想，將排外熱暫時擱下，首作推翻清廷的工作。三合會的首領鄭士良，受中山先生的指揮，在惠州集衆三萬，樹立革命旗幟，雖歸失敗，而革命的浪濤已奔騰澎湃，滿奴爲之心喪胆落了。

光緒三十年先烈黃克強等集興中會的青幫，白幫，集聚金錢，購大批軍器以謀策應。

總之，中山先生的運用中國此種寶貴的祕密組織，參加革命，終於推翻滿清，幫會的功績，是並着中國革命史的一頁，而流傳不朽。

三 敵寇對於幫會所下工作的例舉

上面我們對於幫會的估價暨目前抗戰中所能荷負的任務，已經簡略的敘述了。現在再進一步說明敵寇對於我們幫會的注意及其所做的分化工作情形，予以檢討一下：

說來痛心，敵寇既然幾十年來處心積慮要滅亡我們，當然，無疑的，對於我們中國社會偉大民間武力潛藏的幫會，早已注意到。在華北，他們已經利用那些染有不良嗜好以及腐化落後的幫中份子，利祿的誘脅，被利用於他們的組織，反過來「幫」他們做着滅亡我們自家人的前驅工作。

九一八事變發生，我們或許大概還記得，接着天津發生了兩次所謂天津事變，其中都有幫人被利用和策動參加在內。主持者是日警察署和特務機關，總其事的是現在任師團長的土肥原賢二這個鬼蛋。

又前年齊燮元所組織的「大義社」，其中一大部份是幫會中人。他們如何能策動我們在幫的人呢？原因和工作不是那樣簡單，我現在約略的敘述一下：因為青幫中的支流有一派叫做「安慶道友幫」，一說是「安慶道友會」，據辭源說，此派支流以安慶作根據，經營私鹽的販賣和做盜匪生涯的，在華北也極有勢力。日本浪人奉了本國政府的密令，加入此種秘密組織，又想盡竊據到老頭子的地位，更異想天開用盡方法將安慶道友會這名稱，揉合了青幫這名稱改爲安清會（又叫安清幫）。當然，這是用着種種理由來說服那些愚昧的在幫人的。

在種種有利的，尤其在經濟的條件下，安清會的會衆自然有了驚人的開展，簡直把北方的青幫份子一起吸收進去了。所有重要的交通線的地帶，都給他們滿布星列，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在這一方面，

敵人在華北自然有了相當的收穫。

七七事件發動，天津某旅館有一在幫的頭目被暗殺，據說因為對敵人不就範之故。

今年三月七日，在上海被暗殺的將出任華中偽組織陸軍部長周鳳岐，當初他是一個鹽梟，是江蘇太湖一帶的安清幫首領，他所操的業與所入的幫，都是與政府站在敵對方向，我軍在太湖沿岸失利，就是他幫敵寇的忙，策動他的羽翼，把敵寇引到港道縱橫的我軍後路與側面來襲擊我軍。

據中央社潛九日電云：「周鳳岐奉敵命在松江開會，計劃以威逼利誘種種卑鄙手段，分化并收買我民間武力……」可知敵人在如何靈活地多方面運用我幫中的墮落無恥和忘本的壞蛋。其次說到「會」，報紙上，這一年來，關於各地各種會的奮勇殺敵記載，特別在皖北一帶，敵人稱他們為「螞虎子」。倭酋松井在南京時下手諭命部下到皖北「留土不留人」，「只要皖北的土地，不要皖北的人民」。這可證明敵人

感到威脅的一種恐怖政策，於前引中央社正陽關電激勵與奮勇壯舉的情狀，可見一斑。不過，據中央社本年三月二十八日正陽關電：「最近敵人鑒於過去皖北恐怖政策失敗，乃改爲軟化政策，到處收買我民衆……」這更可證明暴露敵人的技窮智竭。不過敵人那種殺戮掠劫，奸淫凌辱，却是人類歷史上所從未有的！成千累萬的女子，從七八歲到六七十歲，遭受敵人的非禮，無限的寶藏和財物，遭受敵軍摧毀和奪劫，壯丁慘遭殺戮或被驅作屠殺同胞的慘劇，兒童被運回敵國施以奴化教育，或成爲敵軍槍下刀尖的犧牲者。他們當然不能坐視自己和父母兄弟姊妹，受盡暴敵的虐行，我想，我們這些同胞，決不會被人收買，決不會屈服，他們有着強烈的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的傳統，及他們老師遺留給他們的義俠精神，何況是他們自身切膚之痛的遭受呢！暴敵每一次獸行，只能燃燒起百萬倍的反抗怒潮，他們是在和敵人鬥爭着，廝殺着。我們看到游擊隊的蜂起，我們更看到普遍的殺敵壯舉，船夫覆舟沉沒敵兵二十餘，設計誘敵，合村齊起殺敵，灌醉敵

軍，加以消滅，是大家周知的事。種種方面看來，他們已發動起來，確是表示了抗戰的柱石。同時，我們却也不能忽視，這些不願做亡國奴的幫會中人，還只明白敵人之可殺該殺，還不完全了解怎樣才能消滅敵人，也就是說千百萬英勇的同胞，大都是在自發的，或者多少是帶自發性的抗敵。他們急需領導，需要接濟，需要幫助。只有組織和領導他們的抗戰情緒和武裝，才能使這支力量，走上持久戰的勝利大道。如果不迅速的開展抗戰宣傳和組織他們的工作，可能在他們一部份人中發生危險，令人杞憂，同時亦是極大的損失。

四 幫會綱領的確定

目前正在進行這個民族解放救亡圖存的鬥爭，已走上了極嚴重的階段，無論在未被敵人佔領和已經淪陷於敵手的區域，都很迫切的需要廣泛的救亡工作，加強持久抗戰的力量，充實全民抗戰的陣容！不過此種神聖的偉大的救亡工作，是一種很艱難的工作，如果沒有一個

綱領和門徑可循，便會使廣大的有志之士，它感到無從着手，無門可入，因而影響救亡運動的開展，使廣大的羣衆無從參加到救亡的陣線來。尤其幫會這個東西，它是大衆的原始的武裝集團，其社會本質及社會成份，比任何方面的集團來得複雜，所以我們應該切實注意這個政治問題，比任何部門還要重要。它是地主富農及有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半宗教性的農民的羣衆的政治團體。它是實際的鄉村組織，也是城市中的有力量的的一個集團，是地主或有資產者統治的一種機構，它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種殘留，它是落後的保守的種種不合現代化的一種集團。所以我們對它更是有確定綱領的必要，而作我們運用他們參加抗戰迫切的前提。

1 針對着現階段民族抗戰所應有的任務

無疑地，幫會是保留着有濃厚的封建色彩，比較是落後的羣衆，組織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使他們的力量成爲民族鬥爭的力量。但是這樣說，還是過於抽象。具體的說，乃是要使他們明白他在國家的地

位，當前的責任；使他們負起抗戰的責任，使他們組織成爲戰時社會化的一個集團。我們要明白此刻的組織都會的工作，並非要把他們舊有的一切組織打倒，假如真的這樣一來，新的未必會接受，而舊的倒成了工作的障礙。總而言之，對於落後羣衆的要求，是不能提得太高的，只要有助於民族抗戰和不違反抗戰組織限度之下，定出我們工作的原則。原則的主要點，則爲抗戰與他們實際生活的聯繫，應促起他們對政治的自覺。換言之，我們對於落後羣衆的開發工作是必須採取「因勢利導」的原則，只要我們把舊的內容改變爲新的內容，利用原有的事實作爲產生新的事實的依據，未嘗不是一種捷徑，只要我們盡量利用他們原有生活方式去充實它的內容，適應客觀的環境，把握對象的特性，以他們生活爲經，抗戰作用爲緯。

在上面已述及中國近今史上，如民族革命運動，對土匪的自衛運動，對官府的反抗運動，以及當作發洩某種社會不平或復興運動等，每一次的變遷，都會都會盛大活躍的參加，不過其活動乃隨着時代的

不同而變更其形態而已。更能由中山先生所指示我們於三民主義一章中，中山先生如何運用此種秘密組織，參加革命，終於推翻滿清，幫會有助於我們中華民族的一頁，是隨着革命的流傳而留芳不朽的。及民六、民十、民十三華北的直皖與直奉三次的內戰以後，因農村社會秩序的動搖，遂在地主紳士富農的領導下，轉變成了一種以防匪保產爲特徵的公開的社會武力，其組織成分，包括了農村各階級；其分佈區域，幾遍及各省，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的大革命過程中，乃更進一步，協助革命北伐，往往在軍閥的後方和側翼，佔領城市，破壞交通，整師整軍的消滅軍閥部隊，殺戮軍閥所御用的縣參議會首領及苛捐雜稅的承辦人員等；儼然形成革命軍的一個有力部隊，自一九二七至蘆變前這十年中，雖不斷仍有他們活動的消息在新聞上披露，可是大體觀察，實已進入了衰微甚至解體的階段。此次抗戰以來，隨着民族意識的抬頭，他們追隨着潮流亦迅速地復活。我們在冀南豫北魯西魯南皖北等地，都可看到他們協助國軍的抗戰殺敵的壯烈舉動，可知

現階段的幫會與一九二七年時代的幫會同樣，事實上已成爲國民革命軍有力的一個有機部份了。我們對於他們萬不能與過去等量齊觀的忽視。所異者，卽十年前是反軍閥豪紳的民主革命的武力，而今日則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的革命武力。幫會這一轉變，恰和一般的中國國民革命階段發展的過程，適切的相照應。我們在爭取抗戰建國的最後勝利的原則下，深切地感到運用幫會已是一個非常富有現實性的迫切課題，他們過去成績的表現，是不可抹殺的事實。然而他們過去的行動，大半都是被人操縱爲出發的「盲動」「亂動」「小動」「短動」，甚至「反動」，我們現在要使他們有計劃的動，有紀律的動，有組織的動，有民族意識的動，大規模的動，長期的動，這樣才有意義，對我們抗戰將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要針對着民族抗戰他們所應有的任務去說服，使他們有覺悟，使他們知道抗戰是他們自己的需要，決不是那幾個偉人要打東洋人。不僅使他們要懂得抗戰的形勢，而須使他們了解抗戰與自身有密切的關係，使他們明白其自己的生命

財產是與國家民族共存共亡的，使他們懂得要衛護身家性命，必須要保護國家，並須使其懂得戰勝敵人的辦法，而使其增加抗戰的決心與自信心，不要養成目前逃難恐怖與失望悲觀的心理，而要使他們了解武裝自己，捍衛國家才是他們的出路。要以千萬個子彈向着一個靶子瞄準，這便是根據客觀的條件所產生的全民抗戰的主要基礎。同時使他們覺悟到過去他們發起幫會的本旨及前人努力的功績，觸動他們，使他們醒悟起來，使他們發現其本身蘊藏着的無限威力，而對現階段應移轉他們的本旨而荷負現在所有的任務。並使他們知道他們的力量只有在組織中方能表現，只有在集體行動及團體的行動中方能發揮出來。使他們感覺有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的必要。這樣步步開發他們自動的運動，步步克服其轉移進攻目標的可能錯誤傾向，步步強調日寇對其本身切膚的迫害，步步加強其對日本強盜抗戰的情緒與意旨，這是組織幫會的一個先決問題，就是幫會綱領的確定，因為幫會綱領的確定，是組織幫會工作者的起碼條件，如果對幫會弄不清楚與不確定，

便鬧不清楚怎樣去組織與推動幫會的工作。雖然在主觀上自己認爲是幹此種工作，但在客觀上是正在破壞幹此種工作。這是全民族統一抗日戰線必要的基本認識。現在我們針對着事實，提出下列幾個綱領：

- (1) 擁護政府對日抗戰；
- (2) 反對日寇屠殺民衆姦淫婦女；
- (3) 反對漢奸偽組織強收農民土地；
- (4) 反對漢奸偽組織濫發紙幣擾亂金融；
- (5) 武裝民衆驅逐日寇出境；
- (6) 展開游擊戰爭打擊日寇的後方和側翼的兵力；
- (7) 各村莊同胞在經濟上實行義務互助。

2 抗戰與幫會羣衆的生活基礎的關係

中華民族目前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決定整個民族生死存亡的血戰，我們要提供和發揮一切力量來打退殘噬我們已經快有半世紀的敵人。這一生死的決戰必然的是全面和持久的；而戰爭的勝負，也必然是決

定在時間和空間上能夠如何提供，以及提供多少力量來支持戰爭這點上。因此，不但是較大的都會和城市，即使是較小的鄉鎮或農村，都是救亡力量的源泉。所以到民衆中開展救亡工作，把廣大的民衆組織起來，以供應抗戰的需要，便成了這次抗戰中非常重要的工作。我國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更需要趕緊的組織起來訓練起來。戰爭的區域，將不僅是幾個沿海的都市，而一定要波及廣大的內地農村。在工商業高度發展了的國家，都市是一國的命脈，重要都市的得失，往往可以決定戰爭的最後勝負；但在我國都市雖已有漸漸控制農村的趨勢，然而却還沒有絕對的決定力量，尤其是沿海的幾個商埠，在平時其主要作用，原不過在做敵人經濟侵略的大本營，得失存亡，絲毫無關於最後的大局；最後決定的勢力，還是在於農村。再者，在此次抗戰中，武器與財力，當然比不上人家，但我們除英勇百倍於敵人的戰士外，還有這些偉大的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所以在這次戰爭中間，不但農村佔重要的地位，農民更是抗敵陣線裏的中堅。

講到幫會社會成份的問題，其基本人員都是中小農及貧農，所以在成份上它是個農民羣衆的組織，他們爲什麼參加幫會呢？由於他們也想過一種安樂幸福的生活，他們的組織不僅可以防止當前的匪患，而且給他們一種未來幸福生活的幻想。此點是幫會精神支配者山主龍頭及道師給他們的。所以他們的活動，實在是農民羣衆經濟要求之一種特殊表現，即穿上了宗教或俠義外衣的農民要求；因中國，生財之道不依靠於經濟的手段，而依靠於政治手段，貪官污吏用政治手段，剝削民膏，而剝削之後，又因中國產業的幼稚，無處投資，只能放債取息，所以中國的官僚同時又是高利貸者，春秋的孟嘗君就是一例。農民當然是最大的被剝削者，因此農民高利貸的剝削，須把大部份的生產物，獻給高利貸者做利息。農民生產的東西，對於自己，沒有利益，祇增加高利貸者的財產，他們絕望了，他們憤怒了，然而他們却不能出來革命，他們最多只能夠暴動，因爲革命事業是一種重大艱難的工作，革命羣衆須有相當的組織，而又須有相當的餘暇和能力，他

們每天從事於過勞的工作，既無餘暇以修養自己身心，又無餘暇以致力革命運動，他們無法推翻現在的社會，他們只想脫離現在的社會，投身於土匪之中，或者因為內爭外戰，歲無甯日，黔黎蕭索，生靈磔裂，他們的生活這樣苦痛，當然無法領會娛樂的滋味，他們在茅屋之中，飢沒有飯吃，寒沒有衣穿，天天受了生活的壓迫，而又目擊那些貴族享受過分的娛樂，他們不能分潤貴族的娛樂，並且還成爲貴族娛樂的犧牲品，因此他們對於貴族，便有一種仇恨心理，從而他們對於娛樂也發生一種鄙屑心理，這個時候，他們也要求一種新的人生觀，參加教會而披上宗教的外衣去尋幸福的祈求，或是將來在某種情況之下，他們都可以過一種很好的生活。可以安慰他們貧弱的心理，甚或他們感到自身的痛苦，社會不敢援助，官廳不肯援助，於是希望自身起來，做替天行道扶弱鋤強的舉動。在政治修明的國家，有健全的輿論，監督政府，同時又有賢明的法律，保護人民，無辜的人民受了壓迫，法律自能保護，因此使行爲很少有用途，可是在黑暗的社會，有

一位俠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扶弱鋤強，當然容易得到羣衆的信仰，因此被尊爲無冠的皇帝而轟然相從了。

他們基本的羣衆，貧農小農及中農。但小農及貧農，雖在數量上支配他們組織的一切，可是精神上及政治上却不能支配他們的組織集團，而另一些少數的地主及富農却可領導一切，地主及富農爲什麼參加此種組織呢？他們爲了兩個目的：用這個組織來支配管理並領導一般農民，並利用他們來防止匪患，這可說是一舉兩得，而且所得利益都是現實的，土匪這東西，本來是貧農中分化出來的武裝游農，受匪害最厲害的自然就是鄉村富人的地主及富農，現在這些富農都能組織未作匪的貧農來反抗已作匪的貧農，其方法也不能不算巧妙了。爲什麼地主能取得他們的政治領導權呢？這裏有三個原因：第一、他們是有覺悟的有知識的有計劃的，並且有經濟勢力的人，而且在鄉村中操有傳統的支配權。第二、農民羣衆是不覺悟的，沒有人領導，便不能行動，而在鄉村中，除了地主及富農之外，實在找不到其他的領導者。

第三、在精神上支配幫會的龍頭山主或師父，都與他們勾結起來，成爲地主們支配農民之精神工具，助成了地主們的對幫會之領導權。並且另一成份卽山主龍頭或師父及最接近他的一些幹部，這些人是幫會的核心，人數雖少，作用很大，還有些人，他們已經成了一種特殊的人物，這些人大半都是有企圖的，有幻想的。他們與各處的幹部有聯繫，結成一些精神的網子籠罩了幫會全部，他們的領袖往往是一種祕密結社的領袖，思想糊塗的野心家，這些野心家散出一種反動的有毒的思想，經過各核心而散布在普通一般農民中去，這些人在鄉村工作的目的，在爭取廣大的農民，準備以後利用之。他們對地主也存利用的心理，這些人都是中世紀的，帶着狂性的宗教活動者。幫會之成爲一種組織，成爲一種力量，是他們的活動之結果，所以幫會是這三種勢力的結合。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所以我們要爭取幫會的羣衆時，應注意到他們的利益，他們所最恨的是苛捐雜稅的剝削，深痛的是貪污土劣的壓迫，如果你替他們設法廢除許多地方官吏和土劣所違法徵

收的各種捐稅，相當地減輕貧苦人民的負擔，設法減少各地過高的佃租利息，以減輕農民的痛苦，同時從實際生活熟見熟聞中找尋出許多材料，對他們講，譬如，他們感覺到米貴了，我們便當乘機說明米貴的原因，是由於敵人的封鎖，由於戰區交通的不方便，替他們除去這些弊害，或告訴他們生活直接間接與日本帝國主義都有莫大關係，這樣，我們非但使他們有參加抗日的可能，並且他們還有自覺到抗日的必要。那時他們不惟接受抗戰運動，而且把抗戰運動視爲他們自身的應有任務。到這時，你要他們拚命，他們也幹，假使一點利益不給他們，只空口說白話，勸他們愛國，要他們出力，帶他們抗敵，他們是決不會幹的。所以我們要他們參加此番的抗戰，先要認清楚他們生活基礎的關係在那裏，然後多多少少要給他們解除一些苦痛，給以現實的恩惠，那工作才會順利哩！你看，各處的紅槍會，大刀會，……他們都是土著，與他們所操的職業都有聯繫性。他們不願離開本鄉，因爲他們的祖墓，他們的財產，他們的妻子，都在這個地方。他們爲了

愛惜祖宗財產和妻子，所以不惜犧牲一身，出而爲自衛的集團。他們不怕死，他們有犧牲的精神，他們的戰鬥力，比之國家的軍隊，殆不相上下。但是他們如離開本鄉，便不能發生良好的戰鬥作用，因他們一離開本鄉，與他們生活發生脫節。此點我們是應該注意的。

五 幫會組織的改造

由上說來，幫會動員，已經成爲民衆運動的一個主要課題。怎樣組織幫會大衆，這是幫會運動中一樁重要的工作。

中國歷史上的羣雄，如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明之李自成張獻忠，無不率領農民，起來暴動，所以不成功大業，是因爲他們只做到發動農民，而未能做到組織農民。因此他們所率領的農民，亦不過烏合之衆罷了。我們此時在發動幫會羣衆的意義下，必須在宣傳、組織、訓練等工作上做工夫，然後我們才能講得到改造幫會，才能使幫會羣衆的力量成爲真正的革命力量。

這裏提出「**幫會組織的改造**」問題來研究。我們知道力量之成功，由於組織，而使組織真正成爲力量時，這種工作，並不容易。即在幫會的本身何嘗沒有一種組織，然而它的力量在那裏？再如農村裏原有的組織，如民族關係，廟會集會，再如過去的聯防，現在的保甲，也何嘗不是一種組織？正因爲這些組織，不發生力量，尤其是幫會羣衆的組織，是民衆組織的一部份，其情形更有其特殊不同的存在性，因爲第一、幫會羣衆是原始性的武裝集團；第二、它是極端迷信的低級宗教的集團；第三、它的領導人，大部份是些非生產性的地主豪紳及青皮流氓份子；第四、他們的組織精神，完全是受着神鬼主義英雄主義與家長制度的支配；第五、它的戰術戰略觀念與近代的軍學要求，完全相反，且其中一部有拒絕使用新式兵器的信條。這些落後條件的存續與發展，一方面是他們的成立的根據，而另一方面則正是不足以抗戰的最大障礙。譬如我們拿紅槍會來說，一九二七年攻大名城，守軍用機槍密集掃射，西城門前死人四五百名，而後面的紅槍會羣衆，

竟能目不轉瞬，踏着死屍前進；去年日寇佔領大名時，正規軍全部退出衛河以北，而紅槍會却能向大名城連作六次的進攻，都是證明。不過，我們更應該知道，這種作戰的勇氣，確乎令人有佩服之處，而此種勇敢，往往得不到良好的結果。總計過去各地紅槍會戰鬥的過程，大概不出三個階級：第一、口念「分子法」不顧戰術而前進；第二、是犧牲慘重，一鬥而散；第三、是少數領袖出賣羣衆利益，受敵人改編。據此可知，神的信仰，仍是奴役大衆的鎖鍊。所以我們所謂幫會的運用，實際上就是必須以無神論爲出發點而加以變革或改造之義，而絲毫不是對一切有神論投降，其他技術紀律，加強民主性等等，都要加以改造而予以切實的訓練，使他們能夠發出一種新的力量，由本身的力量成爲民族的力量。

我們在改造中，必須注意舊組織，此刻要改造他們幫會的組織，並非要把舊有的一切組織打倒。假如真的這樣一來，工作只有永遠失敗，此點在前章已述及，恕不再贅。現在我們將幫會改造的問題，提

出幾點來討論：

1 加強組織的民主性

農村社會，無疑的是保留着有濃厚封建色彩。如族長壓迫族人，強房欺凌弱房，大鄉欺凌小鄉，大姓欺凌小姓，土劣欺凌平民，地主剝削耕丁等等，這一切的一切，都是農民本身感覺到的，而被壓迫欺凌剝削者，又時時刻刻想設法解除的。我們對這些，自應以「團結抗日」要義說服強房，大鄉，大姓，地主，而對於壓迫族人的族長，欺凌平民的土劣，應發動大多數人的力量制裁他。其次如民族關係，家庭關係，我們認為於抗戰無礙者，正應利用這種組織，加強團結性。再次如廟會組織風俗習慣等，我們應以別種的娛樂方式，代替民衆的迷信方式。如屬無損大體，暫不宜多事更張。都會羣衆，與農民大衆的解放的鬥爭，根本不是兩件事，而是一個運動的兩方面。他們是農民大衆中之一部份，當然是也感到此層的苦楚，他們基本羣衆都是中小農及貧農，所以在成份上他是個農民羣衆的組織。因此，在他們裏

邊伏着一種反地主的因素，不過直到今天爲止，這因素始終沒有表面化。假如這因素表面化了，他們就會分裂，至內部份子的複雜及他們內部所含的矛盾，在上文已述及，他們是三種互相矛盾的社會勢力結在一起的一種組織。執領導者的是地主山長或龍頭師父以及一切思想糊塗反動的野心家，並與他們最接近的一些幹部。他們散佈帶着狂性的低級宗教之精神工具，來取得幫會羣衆的領導權。所以在目下抗戰的狂潮中，他們被敵人利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的羣衆總是不滿現狀的，他們對於未曾統治過他們的權力總懷有若干幻想，所以不難被人誘惑，被人利用。加以他們的領導者，大半是具有野心及復辟論者，也很容易被利用，根據十餘年來的經驗，在各處作用非常之大，幫助反動的奉軍及吳佩孚來反對岳維峻。後來北伐軍到河南，又成了奉軍的死敵。在各處又與奉軍搗亂，助成北伐軍的進展不少。不久又成反國民革命的力量，使先後負軍事責任的人遇到不少困難。這幾年來，因爲社會秩序恢復，他們的勢力是減小了。但

他們的潛勢力還是很大。抗戰起後，社會秩序難免動搖，他們的力量又表露出來。而且近年因人事或政治枝節的問題，他們對於地方政府不免有些「誤會」或「不諒解」的地方。這種情形很容易幫助敵人誘惑而被人利用。所以我們應有特殊的政治工作，這個政治問題是比較運用他們勇敢的軍事問題還重要。我們應當彌縫此點危險性，祇有加強他們羣衆的民主性，假若能把他們所有的份子都爭取過來，自然很好，假若不能夠爭取全部，就應該爭取大部，即爭取其基本羣衆的貧農中農及小農。應促其對於政治的自覺，現實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憤慨。而感到內部領導者利用他們的錯誤，自動起來努力爭取他們的一「民主自由」。如成立各幫會聯合會，公決物色許多較進步有能力的份子來領導做他們的首領。假若我們做幫會工作的人，因為庇護少數豪紳地主，以此失去大多數羣衆，那就是一個大大的失敗。不過那些原爲領導他們的首領，固然腦中充滿是反動思想，自然是比較危險的份子，但是這些人都是野心家，狂妄而愚魯的功名主義者，所以這些也很容易

易拉攏，只要你給他們一些官銜及名義，他們都會馬上跟你跑。因此做幫會工作的人，對於這些人，應該不吝名義，用官祿羈籠他們，這些狂悖的村夫，都會變作馴良的縣羊，經他們去指揮幫會羣衆，自然無不如意了。如果少數頑固份子，不肯受官方羈縻，依然或明或暗地作不合法的活動，就應該用斷然的手段剷除之。

2 訓練的注重

當我們認清了對象的興趣和要求的時候，我們便應當設法鼓勵他們自動的組織團體，讓他們自己去發起，自己去拉人參加，自己去進行，我們只要從旁推動，或者幫助他們一齊去作。切忌一手包辦，使他們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這樣，才能使他們感覺濃厚的興趣，感覺得這個團體是他們自己的，他們不但享有權利，而且負着責任，惟有這樣，才能保持團體與羣衆的緊密聯繫，才能發揚他們工作的熱忱，才能保證團體的順利而堅實的開展。如果他們羣衆的自動性不夠，或者經驗缺乏，能力薄弱，那麼我們當然要負較多的責任，盡更大的力

量，但我們都不要忘記引導他們往自動的路上走！這是領導一個集團的最基本的條件。我們知道力量之成功，由於組織，而組織他們的目的，還在乎訓練他們，組織是訓練的前提條件。無疑的，他們是比較落後的羣衆，固然他們有戰鬥精神及衆多的人數；此是他們之軍事評價。不過他們沒有軍事訓練，沒有軍事知識，紀律不明，計劃缺乏等等，這是我們要克服此種弱點而要訓練的主要目的之所在，我們的訓練，並不採取一定的方式，因地因時用談話方式。因為要用談話方式才能夠和他們接近，他們才不覺得你高不可攀；談話要無顧忌，才可以知道他們內心要說的是什麼。談話的時候有許多應該特別注意的，要盡量通俗，不要直接說到抗日救國的問題，而要從他們生活談起，譬如我們要訓練武裝自衛或游擊戰，我們便先說明敵人攻陷村落後的殘酷，說明敵人要強迫我們農村壯丁去當砲灰的事實，而告訴他們只有武裝自衛，而武裝自衛的最好辦法是散開鄉村外各處去襲擊敵人，敵人遭我們不意的到處的截擊，自然不敢停留。這樣的說法，我們簡

直不必提出什麼「游擊戰」的名詞，而實則就是游擊戰。等到他們覺得對的時候，自然會要求我們去訓練了。所以我們的取材，應該是啟蒙的，實際的，刺激的，簡單的。再如我們要破除他們的迷信，你不要過早的或正面的來破除迷信，不然，他們會羣起反對你，你要在每次戰鬥之後，多從政治及技術上，尋出成敗的經驗與教訓；尤其要提倡使用新式兵器，與普及游擊戰術的知識。最好能利用政治知識與他們的約誓，配合打成一片，無形中提高其政治認識，並轉換其戰術觀念。因此我們要利用他們的思想情感，在不同的方式中來訓練他們，與其向他們講凱末爾馬志尼，不如講岳飛文天祥，並要把漢奸和吳三桂秦檜對比起來。進一步，除自我的批判外再引導他們到能組織小組會，相互批判，具體討論，如何工作，如何學習，工作有無進步，如何建立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有無秩序，以引起大眾熱烈的討論，不僅要注意前進的積極份子，尤其要鼓勵大多數的羣衆發言；不僅要提示正確的主張，而且要引出相反的意見，這樣，討論才能熱烈，具體，

豐富。誰的主張正確，誰的意見錯誤，這是訓練工作中最好的一種。因為，只有讓他們自己澈底了解工作的意義，才能加強他們行動中的積極性。關於他們教育的，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許多弱點的克服與訓練，容待下章再討論。

3 紀律的建立

一個在行動中的集團，應當像一支在外作戰中的隊伍，一切動作要完全聽命於領導者的指揮。當然，這裏和軍隊中的絕對服從是不同的，羣衆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和主張，憑大家討論決定。個人決不能單獨的自由行動，紀律不能維持，行動決沒有勝利可言。他們的行動方式是原始的，因為他們生在窮人家裏，他們自呱呱墮地以來，除了母親的乳汁之外，未嘗受過祖宗的蔭蔽，有時連母親的乳汁，還要讓給財主的子弟去吸。他們幼年的生活未必比鷄豚爲優，因為鷄豚養大了之後，可以賣給別人，其利益是直接的，而兒子有沒有出息，還是不可知之數，他們稍稍長大，就幫父母，從事各種勞動，或入山林斫

柴，或到河邊撈魚，或上街做買賣，家庭的幸福既未享過，對於教育的享受更不必說了。因此既沒有受過相當的教育，當然的，他們的思想很原始的，簡單的。行動是很散漫的，游移的。故其份子間時常發生互相磨擦，互相排擠，互相詆毀，力量不能集中，甚至彼此抵消。動作不能齊一，甚至背道而馳。精神不能團結，甚或互相猜嫉。夫單紗不能成布，必待交織而後成。羣衆力量之不足用，這是由於沒有組織。不過，雖有紀律而沒有組織，也是不成功的。所以有紀律可以統一組織，如兵之不守紀律，名將不能用其力，因此軍隊對於紀律猶血氣命脈之對於人身。軍隊若無紀律，非惟命令不能行，賞罰無所施，力量不能使用，意志不能堅決。若湯玉麟主熱河時，駐兵在鄉間，索住索食，騷擾過甚，百姓苦痛極了，童謠云「甯爲日本奴，不作湯家民。」以後敵攻熱河，毫無抵抗，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朝陽凌源等縣，人民本來極強悍，精於射擊，然皆荷槍旁觀，漫不關心，不肯應援，不肯堵截，因之熱河在無形中送掉了。今日我們運用幫會，

其最後之目的，還在策動幫會，武裝幫會羣衆，來參加抗日工作，當然的，以他們素以土著安土重遷的觀念，很不願意離開本土，爲着保衛家鄉，保衛自己的財產，以他們來組織游擊隊，以地理情感等等方面講，當然是一支有力的勁軍，不過有時亦得使他們編入參加正式軍隊。在某種境况之下，亦得化整爲零的作游擊戰，那末衣食住行種種人生需要，不得不取之於百姓。游擊隊之用意有二：一爲軍事的，一爲政治的，軍事上對敵人襲擊，予以種種打擊，使之陷於進退兩難之境，政治上對人民爲一種精神訓練，鼓勵其同仇敵愾精神，喚起其民族思想與國家觀念。不然者，不講紀律而專以勒索人民、壓迫人民爲務，不但得不到民力，反而失去民心，民心一失，大事去矣。所以紀律問題在訓練中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

六 開展幫會工作的途徑

證上說來，幫會原是基於反抗異族壓迫而發生的，在過去他們會

幫助政府做過反抗異民族的工作，曾幫助中山先生做過推翻異族統治的事業；在今日協助軍隊甚至單獨地與敵作戰，其成績的表現，是不可抹殺的事實。雖然過去他們的動，大半都是「盲動」「亂動」「小動」「短動」，甚至「反動」。然亦由於他們知識水準比較低落，平日又沒有受過軍事訓練，沒有正確的民族意識，沒有紀律習慣。現在我們應提出兩個要點使他們：第一組織化，第二抗戰化，使無組織的幫會結成有組織，使有組織的幫會，改編為戰時的組織，組織固然以工作為中心，但要使工作有統一性，要使工作能充分的表現工作的效能，則又有賴於組織，所以組織實在是工作的基礎，有組織，才能產生有效行動，才能充分發揮力量，使有計劃地動，有紀律的動，大規模的動，長期的動，反動的轉變過來而為正確光榮的任務，如是則對於抗戰的前途，將有很大的影響，在淪陷被佔領區域，把敵人的後方變為前線，到失地去收復失地；在原為我們的後方，要求學習和在戰鬥中鍛鍊出強有力的一支勁旅，建立最健全和堅強的統一自衛組織，現在

把此後組織幫會的幾點應注意的來說說：

1 掌握首領或頭目

無論幫或會，尤其是幫，是最民主的勞動組合，然而他們也極端的集權制，幫的首領，一方面固然都是自行開山收徒，別創山號，稱爲山主，普通稱爲老頭子，紅幫又稱爲正龍頭；會的首領，一方面是自行設壇，或別創會名，或沿用舊名，或稱教主或祖師，普通的稱爲法師，道師。他們都是具有無上的權威，可以指揮或支配一切，黨徒們對他的領袖，絕對的服從，生死以之。所以我們是要動員幫會，首先把握頭目，祕密的加以說服與訓練，使他們領導黨徒向民族鬥爭正道上來。

中山先生運用哥老會、三合會爲革命的勢力及左宗棠利用幫人之平定新疆，都是從聯絡頭目着手，頭目抓到手裏然後對他們的徒黨說話，才有力量，否則必生出岔子來，惟於那聚斂，漁色，橫暴盜匪的有意當漢奸的教主與山主，一時難能移轉，則不妨擯拔其次等的頭目

取而代之。不過這裏發生一個疑問，即我們在上而曾經講過幫會首領具有絕大的權威，可以指揮並支配他的黨徒，而黨徒對之，則絕對服從，生死以之。現在又要提拔次等頭目取而代之，不是要生出難於指揮的岔子嗎？其中有個理由：因為幫的規則與誓約和會的戒律，都是很嚴格的而且很相似的。會的戒律重要的是非教，姦淫，盜竊，幫的規則與誓約重要的是不得欺師滅祖，違犯幫規，邪淫奸盜。你想，他們既有此嚴厲的格律，做他們的行動規範，他們首領，如有破壞規律和誓約的言行，當然他的黨徒可以對他表示不滿，甚至依據規律和誓約對他實行制裁。現在拔取其次等的頭目，即與他們的本旨符合，所以實行起來必無困難。

2 生活打成一片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組織幫會，必須打進幫會裏面去，與之共生活。因為生活是組織的核心，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時常不能相互了解，更談不到領導。過去做民衆運動的失敗，其最大的原因，甲

於羣衆和領導者的生活不能打成一片。我們常看見一些智識份子穿了上等的衣服，帶着西式領子，到鄉間去做宣傳工作，一聞見豬棚裏的臭氣，便掩鼻而過。這些雖是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小動作，但整個的民衆運動却被這些小動作所破壞了。我在上面說過，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時常不能相互了解，更談不上領導，因此領導民衆的人，其生活必須和民衆打成一片，用實際生活來感化他們，用實際生活來指導他們。故我們對於幫會，一方面我們要吸收他們進步的份子，一方面我們把人參加到裏邊去，因為領導者和羣衆之間要有相同的生活狀態，固然要緊，同時還要有歷史的關係，他們對於一個陌生人常不能發生信仰的，沒有信仰，便不能領導起來了。所以工會要有工人去領導，農會的領袖由農人中選出來，而幫會亦是同樣情形，要參加到裏面去，與之發生有歷史的生活關係，至於參加以後，必須遵守他們一切儀式，一切規律，一切教義，一方面不露頭角，以免受排斥和懷疑，一方面實踐其規律與教義建樹自己的信仰，以爲決定我們工作方案與步驟。

3 形成幹部力量

羣衆運動正像山谷急川，一經發動，是不容制止，我們更知道羣衆運動是盲目的，但我們不能消極的防止，我們應積極的運用盲動，因為過去做羣衆運動也正因此點不能運用而失敗，只有軀殼，沒有靈魂，沒有靈魂的軀殼，有什麼用呢？要使組織有健全的靈魂，必須用啟發式來發動他們，不是我們去強迫他們用死公式或控制式，而是應用啟發或說服的活方法，那麼這才有活躍的生命可言。幫會中人也有不少進步份子，而軍隊中人和公務人員也頗有人在，我們要接近前者，聯絡後者，形成一個堅強的中心力量，運用此中心力量，對於所要進行的事，先刺激要求造成公意；一方面設法通過其首領的權威，借着他們的言語與命令來執行這種公意，履踐此種要求除死無大難，他們既有一生死以之的精神，有什麼事辦不到，不過我們不要超過他們的能力便了。

4 把幫會份子吸收到各種職業團體

職業組織是一種縱的組織，也是組織的基點，由於共同的職業，中國的職業組織，歷史很短，自從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才蓬勃的起來，但近年以來，由於一般人士的蔑視，當局的不能積極領導，各種職業團體，只有軀殼，而沒有實際工作，尤其如工會農會簡直成爲衙門，與工農民衆沒有密切關係，領導工會的人大半不是工人，領導農會的人大半不是農人。領導者既不能深入羣衆，感化羣衆，等於工農會下沒有羣衆，沒有羣衆的團體是死的團體，而不是活的團體，現在一方面固然參加到幫會裏面去，一方面也把幫會的人吸收到我們隊伍的組織裏來，借着農工各種組織以及抗日團體等近代化的組織，來轉移他們的興趣，改變他們的意識，訓練他們的能力，使他們自動自發地對於幫會原有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滿，而要求改進。農工等各職業團體以及抗日團體未嘗沒有他們的人，一則這些組織與幫會之間，在他們的意識生活上還聯繫不起來，所以不能發生什麼變質的作用，對於這些組織，除了使之健全起來，能擔負起戰時工作外，我們盡量吸收

到裏面來，使他們的意識自我地與原所參加的祕密組織發生聯繫，起着一種變質的作用，而荷負起新時代的使命。

七 怎樣注意幫會固有的特點

1 原旨之喚醒與強調

幫會是農民大眾的原始武裝集團，半宗教性的農民的羣衆的政治團體。它是實際的鄉村組織，是地主統治鄉村的一種機構，它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種殘留，所以它是落後的，守舊的，反進步的，這是他們的本質。他們組合的本質，差不多均是反抗異民族壓迫，地主貪官污吏的酷虐。如前文已說明。可是因爲怕異民族及地主貪污統制者的覺察與干涉，遂極端保守祕密，在文字上不敢有所流傳；同時又因一般首領及徒衆之愚昧，年代湮遠，遂失原旨而變質，清末海外之致公堂，甚至變爲保皇黨，現在的幫會，變爲漢奸的組織。

我們更應藉着現在環境的激刺，喚醒他們回復到原旨上來，並予

以強調，如現在青幫中有於開山收徒之時，他們幻想中的羅祖及開山的祖師牌位前燒一柱香或半柱香而外，更應對中山先生設一個牌位，說明中山先生很贊成他們的教旨，並曾做他們的首領過，以完成辛亥的革命。更闡明在革命的過程中，在前在後的革命史及他們祖師所懷的苦衷。

至幫的演變而為勞動的組織，會的演變而為自衛的組織，我們更容易強調其意義，如打退敵人，於百萬的勞動者，才能復業；保衛鄉土，即所以保衛國家。諸如此類的話，均可以強調其意旨。

2 優點之保持與發揚

他們因為迷信的存在，作戰的勇氣，在抗日上是一種優點，不特如此，他們還有信心，服從，勇敢，俠義，互助，平等，團結，這些我們應該加以保持與發揚。

神祕性是他們精神之所在，信心與興趣之所生，其中盛行畫符，念咒，運氣，避邪，治疾等等法術，都是他們精神訓練的重要課程。

如紅槍會的「大刀會」一名「一心會」，在作戰中，不但禁止戰鬥員互相談話，即使指揮員，亦不得用言語進行職務，完全用「喂！喂！……」單純的呼聲驅使前途，與敵人作戰。又如「蟠桃會」的會員，每人都有一個固定的神或仙附體，如果一個最落後的份子，以最高尙的神爲「體」，則跪香之際一下來，全體會員，便得絕對聽他指揮。倘若敵人自北來，而此「下體」的會員說：「弟子們，戰事在南方」，則大家只得向南進發。又敵人明明來攻某城，而「下體」的會員如果說：「弟子們，不得驚慌！一過子時，自消自滅」。那末大家只有遵命不動。這樣，如果下體在先，他們便拒絕一切的政治宣傳；我們最好利用此點愚昧加以變質，即使保持，只要我們善能連用罷了！

玩槍使棒，不但保持，且使之發展到新的武器的練習。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平正氣與復仇的特性，正可引用到抗戰雪恥上，脫了赤膊拿了拙劣武器勇往邁衝殺敵的果敢，正可利用任游擊。總之利用之妙，在乎人耳。

3 弱點之克服與擯棄

(1) 軍事的編組鬆弛，武裝不全，戰術幼稚，計劃缺乏，紀律不明，易於潰散，不能持久，以及不能與戰場上的其他部隊取得聯絡等，對於武裝不全這一點，我們應酌發手榴彈和短槍，再配以刀矛，使增強其游擊的效果，對於其他各點，即當遣派軍事人才到各地幫會中，去作他們領袖的參謀人員，對幫會羣衆之潛在的戰鬥力，戰鬥的持久力，行動之速度，作一準備估計，始能正確把他們配合到戰鬥中去，並且注意他們的其他弱點，如他們是經不起失敗的，在一鼓作氣的時候，往往是無堅不摧，但一經失敗，便如水泛山倒，任你什麼力量也不能阻止他們的潰散奔逃，因此在運用他們時，應當注意，使之不吃敗仗，不碰釘子，以保存他的銳氣。我們未能運用得宜，不但發生間接的軍事作用，如運糧，嚮導，情報等。他們也可以發生直接的軍事作用，即直接參與戰鬥，但他們不能作正面的陣地戰，他們只能盡游擊隊應盡的作用，他們可以搗亂後方，可以切斷敵人交通線，可

以在敵人失敗而退却的時候包圍殲滅之。所以當予以游擊戰術的實際指導與訓練，軍事上諸缺點的克服，只以迴避游擊戰為限。我想被敵佔領的區域，以他們為核心，再漸漸普及於一般民衆，可以配合國軍作戰，當被淪陷以後，可發動廣泛之游擊戰爭，有時化零為整，有時化整為零，使敵軍所強佔的地域，沒有安甯的一天，直接間接來摧毀敵軍的力量；「以不教民戰，是為棄之」，我們再也不能棄民了。

(2) 政治的 無領導，無綱領，無要求，無分析能力及挾持民意，還有非難，甚至反抗政令，故易為敵所軟化，分化，要克服這些弱點，是比較難得多了。必須參加政治工作人員，為之領導，為之建立綱領，為之形成要求，為之培養分析能力，為之講解法令，則敵人的軟化分化的工作，自無所施其技了。至其挾持民意此點，則大可利用來組織民衆，督促民衆，以協助抗戰，不過我們對於此點，當提防他們感情的橫溢。不能濫用「打倒」的口號，以激起內在的分化。

(3) 經濟的 這般人羣，除了操舊式的農業及低級的手工業外，

多半是不生產的，大則流爲盜匪，小則陷於流氓。「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是他們的口號。「大秤分魚肉，小秤分珠寶」，是他們的生產。這種口號和生活可以稱爲共產主義，不過他們的共產主義，不是生產的共產主義，而是消費的共產主義，這也是因爲他們經濟條件及消費方面頗能一致，只能產生這種幼稚的共產主義，他們的財貨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因爲他們首領之下，有許多黨徒，他們的經濟生活就是築在黨徒制之止，你看他們在每一年的三節及師父師娘的生日都要送禮，不然的話，則認爲你是大不恭敬而要被遺棄的。可是這般黨徒那裏來這許多錢？除做一家消費外，並再孝敬他們的首領，這是用「血」來掠取別人的生活品，他們的生活既然不依靠他們自己的生產，所以「仗義疏財」及「劫富濟貧」，遂成爲他們的最高道德。

現在各地生產事業多形停頓，失業者日衆，幫會中人多半是農民的底子，現在農產滯銷，農村被敵破壞，也脫離了生產，還有他們中間腐化份子，染鴉片等不良嗜好，經濟當然更受影響。我們應如何使

他們增加生產，負起前方接濟的責任，這是抗戰時經濟及財政部門的問題，留待專家去討論。

(4)教育的迷信封建，堅於保守，這些大同小異的情形，是一般民衆所具的特點。那些民衆和學校教育很少受到，且很難實施。那末如何辦呢？我們不拘形式，隨時隨地的施以一種教育，使他們在戰鬥的生活裏授受着自我的批判的集體主義教育，如在抗日爭鬥的勝利與發展中，在其已經認識了自己，認識了敵人，並由經驗實證了自己的力量可以戰勝日寇的過程中，利用隨時隨地的機會，正面與側面配合的，明確或暗示的各種方法，並照應其現階段的覺悟程度，來改進破除迷信工作，這樣與他們的改造問題聯繫來進行，必要依相互作用的原理，收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做到那裏，教到那裏，學到那裏，教學做合一，衛治養並重——即軍事自衛，地方自治，經濟自養三者並重，敵去時生產，敵來時游擊，必要時補充正軌軍隊，能做到此步，就是我們教育工作獲得圓滿的成功，同時，也就是軍事工作，政治工

作，經濟工作，獲得圓滿的成功。

八 結論

民族已到了最危險的一剎那的時候了。我們爲獲得最後勝利的保障，如現在爲將來民族永久生存的保障，急應喚起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使人人現在都能夠意識到抗戰，至誠的爲抗戰出氣力，輸錢財，絞腦汁，將來都能貼己的關心國事，與聞國事。所以祇有偉大的民衆力量，才可獲得最後的勝利，目前組織民衆，一方面在增加我們抗戰的力量，另一方面在破壞敵人，使敵人雖佔了土地，但失去佔領之意義。一個地方在被佔領前，民衆要有嚴密組織，在既佔領後，這種組織仍舊祕密的在，並且仍舊能充分的活動，把敵人的後方變爲前線。同胞們，爲了國家，爲了祖先，爲了自己，爲了子孫，以我們的血汗，與敵拚命，那一定可以打倒敵人，驅出敵人，獲得最後的勝利。

363
1012

D 2023

著者: 王晉伯

書名: 抗戰與幫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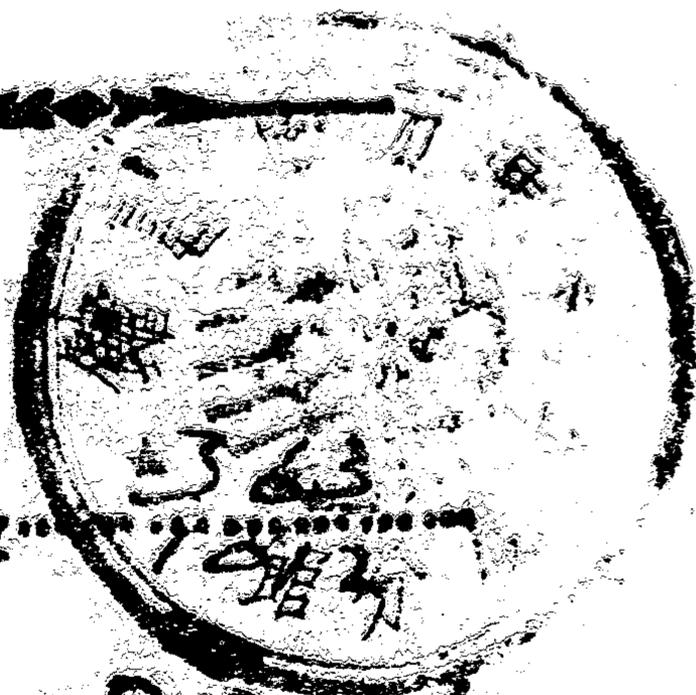
還書日期

借書人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

登錄號數.....



D 2023

版 權 所 有

抗戰建國
小叢書

抗戰與社會

主編者

潘公展 葉溯中
楊公達 蒙聖中

編著者

王 晉 伯

印行者

重慶馬蹄街七號
獨立出版社

總經理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實 價 一 角

本書領得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圖字第三三三號審查